

國家圖書館藏書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二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三五冊目次

彈園雜誌四卷(存雅集一卷)

〔明〕伍袁萃撰
明萬曆刻本

..... 一

自知錄二卷

〔清〕陸穀撰
清康熙四十一年貴己堂刻本

..... 六五

大雅堂訂正枕中十書十卷

〔明〕李贄輯
明刻本

..... 一一九

四六全書五種四十二卷(一)

〔明〕李日華輯 魯重民補訂
明崇禎魯氏刻本

..... 四四五

彈園雜誌四卷（存雅集一卷）

〔明〕伍袁萃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外史氏伍袁萃聖起撰

罪言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杜牧之不嘗作罪言乎蓋其獻芹之忠不以越俎忘也如此若余也當吾世而不能行吾志業已灌園戲瀆矣匪獨位卑猶復言高誠痛夫斷國論者之無所折衷也倘公是公非或少留於局外野人之口罪則何辭焉故以罪

彈園雜誌

雅集

一言

言名篇云

劉侍御國籍因星變疏陳四空五禍六漸畧云夫所謂四空者何也其一曰仁賢空夫天之生材儲之百年而需之一旦棟梁榱桷巨細長短各適於用不然養之不豫而用之無度摧折之斲削之棟梁其材而榱桷其用雖天之善生不能卒辦矣今

皇上二十年靜攝視仁賢不啻土苴廢忠良於衡泌繫骨鯁於園扉而望隆朝野如鄒元標輩曾不得

破格而議起政本孤撐六部尚書南缺其三北缺其四侍郎卿貳蓋寥寥焉計部度支京邊之餉關繫宗社安危而合署無官去者不知推者不報郊外有流落之尚書荒廟有守死之宰相故令延推致稽枚卜科道

皇上耳目之臣 朝廷無科道如人無耳目今數年不一考選及考選而置之若棄使意氣方新之士日就消磨而踰年候代之臣久成鬱病甚有盡瘁

彈園雜誌

雅集

一言

衝邊望

闕呻吟期生入玉門而不可得者

皇上槩素越視之六卿半屬代庖糾儀不必御史此亦曠世奇事也其二曰帑藏空夫二十年前金錢之蓄積太倉以千萬計太僕以百萬計即光祿亦以百萬計今何如也太倉如洗太僕告竭光祿寺則每月一萬有奇之內供已補湊不出矣至於行戶之苦無計可療價值經年不給而內使且日鞭笞之責之賞辦而復索其鋪墊雖經臣等劾

責其家人未見俊改臣進署見各行之環泣惟有
低頭飲淚見今十一月 內供之錢糧該寺無米
難炊却請借戶部夫戶部何以應也正如乞食於
枵腹之家者此方哭進而彼已哭出凡請餉之疏
說得舌敝唇乾總成閑話脫一旦胡馬突至而庚
癸旋呼不知

皇上高貯北斗之金錢可以安享無恙否也其三曰

問閭空夫 祖宗徙九州之富室以實京師邇京

彈園雜志

雜集

師富室若掃矣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方今且京

師以商役空四方以採權空

皇上四海之富盡可付於貂璫之手

皇上試思萬民之環向而戴以爲君者爲其能禍我

耶爲其能福我耶根本動搖海內虛耗人人愁苦

處處咨嗟昔人所謂土崩瓦解之勢已成而

皇上曾漠然不動念語云君能舟也民能水也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

皇上柰何不深長思也其四曰邊塞空夫邊塞逼近

虜穴風景頓殊如遼東一渡榆關黃沙漠漠立馬

四望百里無烟卽鐵石存心亦當下淚止有城市

之中依稀雞鳴犬吠而烽火時警刁斗夜聞有死

之憂無生之樂一惟淮閩之荼毒心肉已盡於誅

求再遭松弁之兇殘肝膽半塗於原野雖百足多

助錢神有靈恐沙場厲鬼行共殛之矣夫所謂五

禍者何也其一曰人心之禍子輿氏曰我亦欲正

彈園雜志

雜集

四言

人心夫人心不正則慘於洪水毒於猛獸以觀今

日殆有甚焉是非不論理而論勢邪正不論人而

論交極救趙不難竊符取虞故爲假道風波嘗起

於平地枝節每生於劈空語似出於無心而中實

肆螫刃可借於有力而已却潛踪一朝而破二十

一家一事而殺一十七命者則曰英雄手辣也而

憤世嫉邪慷慨持論者反蒙橫議妖言之誚二年

而盜庫數十萬一差而剝商數千家者則曰聲身

出都也而黨奸附勢混淆國是者亦微行李半肩之褻此謀不售又出別奇此着不成又丟他劫復有人焉譬通左右舌掉如簧遇齊則能為齊言遇楚則能為楚語巧餽人情偷寒送煖閃爍變幻莫可方物非獨風會之流抑亦奸孽之異即公論已明而商中醜類如吳正志蔣貴等鼠技雖窮兇心未死段然汪懷德如鬼如賊時出沒於金焦之間捏造流言熒惑當事千里線索呼吸相通此豈善

筆園雜志

雅集

五言

良安枕時耶此一段乃義齋禍根其二曰多藏之禍自古無

凍餒之天子而有厚亡之社稷邇內帑之積奇

羨封椿如

皇上亦不能數計矣臣前日之憂憂在民窮今日之憂憂在君富裕夫君富何以憂也錢者泉也故曰泉貨動物也無有聚而不散之理今君富自富國窮自窮恐聚期方臨散期將至漢之靈帝每歎桓帝不能作家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逮黃巾一呼

而西園之積祇為盜資唐之德宗瓊林大盈古所未有及假息奉天至采蕪菁根以自給而生平所蓄不得一飽雖興元一詔痛自克責而大勢已離空言何補此不可為股鑒耶故臣竊謂聚之之禍猶可言也散之之禍不可言也則聚之之禍中於民而散之之禍中于君也其三曰朋黨之禍夫顧厨俊及禍漢八關十六子禍唐洛蜀朔禍宋所從來矣揆之時事能無杞憂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

筆園雜志

雅集

六言

影今已有形矣高者執耳登壇卑者依傍門戶力能使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天下恬然化而不知斯邦家之危兆也大凡人之有疾必針砭可施藥餌可制庶幾望有起色若其情志快然談笑飲食健於常人不覺其疾之已深而一旦氣息暴竭昔人所謂內關之疾虛扁所不能攻者是也夫疾至於不可攻亦危矣今之時勢何以異此夫黨之為害前代已事未必盡小人之罪而君子居多今之

紛紛大都由於君子而小人附之夫虎而負嵎則人不敢撻而害滋甚小人而假君子之名義則何事不可爲而禍移國家矣今之君子其幸強起爲國破局毀名勿爲小人之嵎則社稷蒼生並受其福矣此一設亦後齊禍根其四曰夷狄之禍夫朝廷有道守在四夷三年以來邊境殆無寧日宣大則胡婦老憊威令不行難搆素囊封事可慮薊遼則杜松挑釁地方殘害言之痛心賴莽黃拱諸酋近雖勉強

補園雜志

雅集

二言

羈縻而伺隙觀變狼心未除奴兒哈赤黠而多謀蠶食部落志不在小京營協理久虛兵多兒戲班皂廝役皆食糧之軍操點則旋雇市人拆弓鏹刃半當於酒家臣記丁未之秋把總領二百軍捉一強賊手持短棍步行衝突傷數人而去莫敢近追者營軍本領大畧可觀萬一西虜果敗盟內訌而東虜之雲合長驅其何以應之臣不知治兵者誰治餉者誰竊料如往歲訛傳城門盡閉宮殿半

控卽

皇上之勝筭矣可不爲寒心哉其五曰關幣之禍夫祖宗設此輩原以供掃除之役今且飛而食肉四方矣甚且露章而叅科道甚且捏奏而制法司杜茂攬風紀之權張奇蓄亡命之衆陳永壽虎噬何窮李浚狼吞無厭千百金之孝順億萬鎰之償還弄聖明於股掌之間取內旨於探囊之際馮進朝一怒而殺

補園雜志

雅集

八言

陛下無罪之赤子而執法之縣官且與之同下理廷自後有司誰肯以其身爲朝廷持三尺者臣恐曹節侯覽生於今日而汪直劉瑾之乘其後也夫所謂六漸者何也其一曰疆場蒙蔽之漸不可長夫疆場者腹裏之杆也未有疆場有故而腹裏晏然者也邇疆場亦脊脊多事矣掩敗可以爲功襲殺可以云戰故以界嶺口之役而釀河流之失以哈流兔之役而釀大勝之失當時積屍如山流血

如川若非御史鄭繼芳張爾基及巡按御史熊廷弼之相繼糾彈則界領哈流皆奇功河流大勝爲無罪矣故往時之蒙蔽在疆場今日之蒙蔽在廊廟往時之蒙蔽在撫按今日之蒙蔽在省垣確夫蒙蔽在撫按尤有望於省垣也今蒙蔽而在省垣國家更何賴也卽有一二仗義直言之士而且被反噬矣其二曰士紳夤緣之漸不可長夫昔人謂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非秦之士賤彼固自賤爾

彈園雜志 雅集

九言

今之士也又不知於秦士何如也臣燥髮時卽聞士紳有夤緣之弊然今昔亦大有間矣昔之夤緣也易見今之夤緣也難知昔之夤緣也在要路今之夤緣也在山林絕夫山林何以夤緣也山林之士雅負天民之望而倡道淑人有教無類固是孔門家教而無柰今人之非古人也教者本欲以維世而學者且借以梯榮教者本欲以陶真才而學者且因而售厲品卒之山林之士名高於泰山北

斗而遊於其門者卽破甑皆稱爲完璧遂成趨炎捷徑功名富貴之徒奔走若狂據其跡捨要路而山林是圖若見以爲淡於世味而不知其淡也正所以爲濃實奸人之雄而僞夫之桀也此一段亦義齊禍根其三曰緹弁冒濫之漸不可長夫錦衣之官至貴倨矣以外衛視之榮膺何啻霄壤然其得之又何容易也校尉片言而功罪已定廠衛一諾而金紫立懸以故權璫弟姪盡屬金吾獲罪犯科莫敢究詰無端而占人妻女問之則曰某錦衣衛千戶非奉 旨不可擅拘也無故而殺人性命問之則曰某錦衣衛指揮非奉 旨不得擅問也田元德一故闖之孽殺人如草告發而反坐屍親雖問官陳鑑王善繼之受賄枉法罪不容誅而

彈園雜志 雅集

十言

本朝之立法未善亦可想見矣夫捕良爲盜飾罪爲功已可異矣而其究也至於梗有司而廢朝廷之法也其害可勝言耶則自類奏起數一一經由法

司而杜滋濫觴安可已也其四曰言官扶同之漸不可長夫朝廷之設立言官所以彌奸邪防壅蔽也故意見苟投則和衷共濟可也是非未定則相爭如虎可也今日之局面大都爲滇王元爲淮李才事矣夫滇事發南北合縱爲滇而南爲甚其激切破南也非有讐於南所以救滇事之同也淮事發南北又合縱爲淮而北爲甚當其調停破北也非有讐於北所以救淮事之同也夫同者人臣之

海園雜志

雅集

十一言

利非國家之福也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夫鹽酸相濟之謂和以水濟水之謂同從心起見而自鳴其鳴之謂和因人起見而人趨人諾之謂同總之公私之間足以盡和同之辨故心苟公也卽千百人同聲不害其爲和心苟私也卽二人附合祇見其爲同矣此誠今日膏肓之症乎而朝端聚訟頑鈍成風頌德稱功禍貽新莽總同之爲害也其五曰人情揣摩之漸不可長夫

皇上之慈仁天下所共聞也

皇太子之孝友亦天下所共聞也近因儲講久虛

似乎遠於人情然臣尚記冊立時滿朝諄之不得

得

皇上一朝而定之曾何借於人言今日之事自當徐

聽

聖斷第

皇太子

海園雜志

雅集

十二言

皇孫森森春秋長矣恐情竇漸開骨格已成臣子一

片赤肝終不能已且

皇上將無曰官家之功名非讀書取者官家之富貴

非讀書得者金甌無缺委而付之使之勾當天下

事乎吁嗟悞矣夫耳不聞憂危之言目不涉興亡

之跡卽上聖之資難與守成

皇上固勿謂

皇太子之聰明可恃也且萬國呼嵩不聞

皇太子壽稱觴過

聖躬違和不聞

皇太子問侍膝下即帝王家法固非臣愚所敢知然於父子天性之愛亦已疎矣以致中外即常情求之不得而揣摩漸起臣前請講公疏所謂揣摩之深不可言此是也則擇吉春初速啟 經筵以光大典併催 福邸早完分茅就國俾兄弟各得其所固今日之第一義也

引自雜志 卷之六

此一段大有關係

其六曰陳奏欺罔之漸不可長夫

君父之前臣子欲有陳說則必竭誠齋宿費幾多躊躇而後敢言非過慎也此中踧踖之念自有所不容已耳何內豎之肆無忌也以愛憎為奸淫假戲謔為報復信口嘲笑

至尊之前恬不為怪如

世廟晚年頗以此而罷斥大臣傳之史冊殊駭聽聞皇上之英明四十年來未聞若輩弄此神通近來頗

有浪傳夫臣子身家誠何足惜但青天白日之下而魍魎魍魎敢公然作祟將視

皇上為何如主即萬不能聳動 宸聰至損

聖德而欺罔不敬之誅其可遠乎合而觀之均足以

召災而生變臣所謂消弭之圖圖此爾在

皇上固當側身修省在臣下尤當盡瘁動勦各捐成

心共由大道此盡人回天之大畧也然亦不必泛

圖也在

彈園雜志

卷之六

丁酉

皇上請先去多藏之禍何也多藏

皇上之病根也在臣下請先去人心之禍何也人心

臣下之病根也故誠拔其根而諸不足慮矣且臣

下之病根又實因

皇上而生夫

陛下知有貨利而韜智埋光天下不得仰陽明之照

故臣下知有私交而扶邪抑正羣小遂得肆陰邪

之謀國家多事職此之由為今日計惟願

上打破貨利關頭慨下

詔拔去病根則離照當天羣陰自伏多藏之禍既

息人心之禍自消而朋黨諸禍不攻自破矣由是

四空可實六漸立解天下不足理矣近來時事種種堪憂此疏

括盡而言言痛瘡字字藥石未處尤灼見病根

國忠謀賈太傅龐哭流涕之論亦不過是國有人

焉而孰知竟以此賈禍也悲夫

初見北察及例推姓名友問何如曰有快意者有

不快意者如吳亮康丕揚張嘉言等之處快意者

也如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等之處不快意者也

中素重清議自段然注懷黃起蔣貴輩黨邪害正

而清議混淆矣故予謂辛亥不去此四人則計典

可廢而今則皆黜矣主計者史少宰繼丁中丞有

賢董考功可威也力持公論廓清仕路有功世道豈

淺鮮哉南北上計大老皆賢者而北

歲大計去翰銓臺省數人予不能盡知若劉國縉

則知之素矣劉秉心直亮任事慷慨巡視京城戢

園雜志

雅集

五言

暴安良都人賴之而叅處惡瑋遠追破柱風力四
空五禍六漸疏近來弊政險謀闡發殆盡語語痛
切而揣摩之漸一欸關緊

宗社大計誰人致言國有人焉如此不培養而挫折
之何心哉

鄧虛舟雲為長洲劉勿所後為吳江二君同年而不

相能自劉劾漕撫而段幻然交構其間鄧遂撫他

端劾劉而兩君皆外轉矣先是長洲監生徐景章

雅與鄧善以家人歷死事經吳江問理劉當景章

鬼斬且罰千金築塘鄧既不得志於劉會景章寓

陪京鄧醉以醇酒令書揭誣劉索千金入已上

之劉以此入察籍夫罪外之罰律所不載然非私

之也榮塘關一條水外轉足矣乃竟不免惜哉而

鄧之操心亦太險矣

予嘗謂考察不及史記事考察可廢拾遺不及李漕

撫拾遺可廢及見察報則史儼然乘驄三楚而糾

疏中一字不及李然則二百餘年來黜幽之典將焉用之

南察凡救漕撫而攻言官者皆處如段然汪懷德黃

起龍翔貴是也北察凡救漕撫而攻言官者皆不

處如曾于汴王基洪史記事朱萬春彭惟成馬孟

視史學遷是也南察攻漕撫而救言官者不處如

錢策是也北察凡攻漕撫而救言官者皆處如劉

國縉喬應甲王紹徽是也南拾遺首列漕撫而北

彈園雜志

雅集

七言

竟不及是公論獨伸於南而終詘於北也誰任其

咎哉或問劉時俊攻漕撫者也吳亮救漕撫者也何以皆去白此兩人並以別事去然亦南之一失而北一得也

王威帥遼以匿報失事劾罷矣曾幾何時而復帥

雲中矣事猶可原情而論匿報則當不教而誅

罷幸矣或罷旋起是三尺之廢自本兵始也其何

以懲邊將之欺罔哉

二十七年春李次溪汝令廷綬總兵趙夢麟出塞搗

巢掩襲欵虜斬首級一千七百有奇以大捷聞

虜挾恨至秋大舉入寇殺掠人畜無算而次溪隱

匿仍以捷聞揚給舍天察知其狀叅劾行勘稽

遲數年而勘始上則次溪業已物故竟不追論

而坐夢麟永戍夫失事而督撫可以逃罰則有功

而督撫安得受賞哉上下相蒙如此邊事其日壞

矣

黃起龍與福清善起龍外轉福清不悅以語富平故

彈園雜志

雅集

七言

凡外轉而未奉

俞旨者屢次補牘而起龍獨否及京察屆期福清富

平各貽書史少宰令起龍仍管計典而竟入察籍

則董考功臨上疏時增之也先乙巳年徐考功必

亦以此處儲樊桐純二公風力皆足徵矣儲俱

皆預

許少微公與銓部主大計自當秉公持正是非相質

可否相濟共成鉅典何必告天公有告今察疏一

時有煩言蓋劉國縉輩熟而忠直者奪氣矣史記
事輩留而貧險者揚眉矣少徽誓詞云爲親報

國敢以一毫私意誣陷人以一毫私意黨護人卽係

不忠不孝天地神明共殛之今何如哉蓋當事之

難如此公會議時營力爭之第少糾
正一流予是以有責俗意焉

金明時劾王淑抃史記事其不可知而其言則確

論也湯兆京掌河南道當採訪明時素行可黜則

黜之可留則留之豈不正大光明而乃阿太宰意

彈園雜志 雅集 九

另投一單以激其怒夫太宰揀履雖端而賦性最

褊一激而挾嚇之疏 上矣察典之是始於此

乃舉朝不敢言惟刑部主事秦聚奎發憤言之詎

非獨立孤忠歟疏畧云去冬臺臣金明時疏論翰

林臣王圖就中黜綴多人臚列多事其虛實臣不

盡知乃王圖縱子殃民一節長安至愚至賤能言

之若圖良心不泯宜閉閣引咎之不暇矣豈其懷

恨無一日而忘明時也其依附圖以冀他年富貴

者亦無一日不爲圖報復計也當考察之先一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參論明時要挾嚇逃曰將來或

有撓察之疏臣引領而望明時早晚疏上庶見太

宰之言無虛乎次日又見湯兆京之揭曰單出我

手侯察典竣然後敢具疏臣又引領而望兆京早

晚疏上庶見挾嚇之說非謬乎而今皆未之聞也

祖宗二百年來考察之大典本懸以斥幽也而秦人

借之以發私忿

彈園雜志 雅集 九

皇上五十餘年培植之太宰本託以程材也而秦黨

倚之以壓衆論及察典既竣人言嘖嘖咸謂順秦

者雖不肖而妄如山阜軒秦者雖賢而批以引繩

或以關提

欽犯得罪於寶坻舊令也而處或以數論淮撫李三

才也而處或以疏佐金明時也而處或以詞林倡

公議誦於秦之將入相者不利也而處或先年懷

恨於其兄今釋憾於其弟也而處或節省有功於

水衡祗以巨璫中傷之也而處雖見處者不盡無罪乎然究處之者之心則通國之口皆謂在此而不在彼矣所以然者謂

上以爲不揚老成舊德也故推誠信之而不疑而不知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聽德失聰故衆正無由以借箸精神漸憤故羣邪乘間以鑠金論聞議察之時有功司爭之而不得佐院爭之而不得各部寺官爭之而不得猶幸有爭之者千百中

中園雜誌

雅集

三言

尚存什一不然正人一網而盡矣嗚呼察典既定誰敢復言獨惜明時無憑無據而明坐以挾嚇之議未挾未嚇而強陷以遣戍之條此其中一則見王圖之剛復睡毗必贊一則見秦黨之合謀螫毒其毒臣謂明時貪則貪之爾險則險之爾有病則有病之爾胡捨此不言却猥云挾嚇比挾嚇無影復中以考察曰姑念初犯無知豈明時固鄉閭細民耶不幾於

上前玩弄乎臣之不平者一凡疏論重大事情卽下者甚難迺參論明時者朝上而夕下此線索不啻深入驪龍之頷矣臣之不平者二上本犯諱明時允矣不恭然

聖度天空海濶諒必以偏諱見宥者獨記分宜謫陷忠良故智胡復見於今日也此端庸可開乎臣之不平者三三才任叅不動陟今正月內忽移出境臣竊料此一去也又有論三才之人飽毒於大察

引引雜誌

雅集

三言

中者而今果奪其言路矣且准撫之疏欲留則留合下便下此何等神通也臣之不平者四金明時果有挾嚇實跡按罪何辭若止丕揚所云揚言則虛矣虛則說謊欺君湯兆京自不能解今胡獨嚴於要挾而寬於反坐可謂公道乎臣之不平者五今明時既聽處矣而被論者堅據不動復有留都宗伯之推不大貌天下無人耶臣之不平者六代

皇上亟下考察之疏以定眾志嚴究挾嚇之謊以杜奸欺仍大奮

雷霆速散陰邪之羣以培眾正

宗社幸甚此疏一上而主察仿察者參駁紛然大都

不

古之君子一辭而退所以明臣節也今晉江註籍以

來凡三赴 闕廷叩辭矣而竟不去豈古之君子

非歟

彈園雜志 卷集

三言

自來大臣名節多由小人敗壞小人趨炎附勢專伺

大臣意向爭實力焉即大臣原無其意且當先為

逢矣此輩貪一時之利貽萬世之辱何足惜也第

惜大臣不得完名全節爾如今春考察太宰素賢

豈必私庇同鄉豈必偏袒直士只緣佐察者為媚

竈計故公論不滿云

王衷白圖與兄柱山圖並列亞卿家門盛矣而衷白

子數少年登第獨不可避權修學稍遲數載以需

大受耶寶坻令倚勢縱恣議及若翁雖不盡如人言而衷白亦難辭責昔王端毅語人曰吾兒承祐

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即仕且令盡覽羣書聞閱

世務冀他日得實川爾端毅之見高於衷白遠矣

李脩吾李克菴人品奚啻霄壤脩吾以屢劾去克菴

以真病去其情殊矣然均之乎擅離也乃閣臣票

旨於脩吾則曰既離任准他去於克菴則曰是豈君

臣之義着冠帶閑住再不許推用是何不肖者及

引園雜志 卷集

三言

於寬政而賢者反嚴也吾不知其解矣 漕撫已

離任回籍矣及奉准去併總河帶管之旨即奏報

交代出境裝成圈套欺罔

君上至此可恨哉

王少府修玄照明察果斷執法不撓請託不行視府

篆承前署旁落之後馭之以嚴吏胥斂跡又嘗攝

吳邑積羨金悉以置學田其潔已厚士如此既去

有甘棠之思焉今南中拾遺乃以杖斃多命一郡